

· 理论探讨 ·

厥阴病“寒厥”之探讨

镇江医学院 曹永康

主提词 厥证 仲景学说

厥阴病篇寒厥有三个严重证，一是里寒外热的脏厥证：“大汗出，大下利，热不去，内拘急，四肢厥逆”（综合353、354条，按赵刊宋本，下同），一是阴阳胜复过程中阴胜阳负的寒厥证：“厥四日，热反三日，复厥五日，寒多热少，阳气退，其病为进”（342条）；一是热出以暴，阳回无根证：“恐暴热来出而复去”（332条）。以上三证，仲师仅在大汗出大下利而厥逆者两条，设四逆汤为主治之方，岂非引而不发，确如也，欲后人独立思考之意欤！

“厥阴病，大汗出，大下利，热不去，内拘急，四肢厥逆”，此证在汗、下症状上冠一“大”字，有阳气阴液欲脱之危；热不去，内拘急，四肢厥逆，是里虚寒而浮阳外露之候。（尤在泾谓：“邪气不从汗解，而阳气反随汗亡”。曹颖甫谓：“微阳脱于外，阴血寒于里；伤寒厥阴证，最忌血热消亡”）此证与少阴病下利，有本质上的不同，少阴病是阴盛生寒或阴盛阳衰，其病之底板占一“盛”字；盛者折之，故少阴病用四逆辈独取姜、附辛热之品，欲其任专力宏，重在扶阳抑阴。而厥阴下利，虽曰脏寒，实乃阴阳俱微，其病之底板占一“微”字；微者益之，似非单任姜、附所能补救。故拙见认为此证以用乌梅丸为是，乌梅丸补肝虚，温脏寒，敛阴扶阳，导火坚阴，方中参、附振心阳，桂、归增血热，姜、椒温脏寒止下利，乌梅生津敛液涩肠，并能柔肝而舒拘急，连、柏反佐，寒因热用，以治热不

去；酸温苦辛合化，有从阳引阴，从阴引阳之妙，用于此证，似较合宜。颖甫先生拟急用理中汤加生附子以收外散之阳，加赤石脂、禹余粮以固下脱之阴，其法亦善。

“厥四日，热反三日，复厥五日”，是仲师假设之辞，以厥与热交替的日数之多少（时间的长短）来测度阳回之机转。此证厥与热在相互消长中，阳回之机几希，故曰“寒多热少，阳气退，其病为进”。盖寒厥之成，实由阳气衰微，热回仅三日而复厥五日，阳气呈一厥不振之势，反映了脏气调节功能之低下，虽然如此，而能出现“热三日”的可喜转归，这一初转之微阳，昭示正气犹有伸张之力，值得珍惜，亟当予以维护，使能发挥其调节、平衡的作用。此种症情，若仅采取“寒者温之”，似有一间未达。拙见拟用四逆汤重加人参，赖人参以扶植正气，帮助回阳，俾砥柱有权，阳回有根，则狂澜可挽。

“伤寒始发热六日，厥反九日而利。凡厥利者，当不能食，今反能食者，恐为除中……恐暴热来出而复去”。此证更为危重。点一“暴”字，有油尽回光之象；着一“恐”字，有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之心理，惴惴焉唯恐热出以暴，阳回无根。面对此阴阳处于交尽胜复，“微”不足恃的局面，浮阳暴出，阴乏根基，图治实难。拙见拟用参附龙牡救逆汤加萸、地，合白通人尿猪胆汁汤，一面扶正培元，一面坚阴敛阴，一面守潜浮阳，据其窟宅而招之，俾得阴阳相抱，阴交

略论中医体质学说在针灸中的应用

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陈镇江

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生理体质、病理体质及心理素质和针灸的关系及其应用。针灸临床上不仅要辨证施治,而且要加上辨体质论治,方能提高疗效。

主题词 体质学说 针灸疗法

体质学说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,从远至春秋战国时期的《灵枢·阴阳二十五人》篇将人分为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种大的类型,到稍后西方医学的鼻祖、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创立多血质、粘液质、黄胆质、黑胆汁四种类型,可以说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提出了人的体质问题。在《黄帝内经》中,已有了针灸时根据患者体质不同而采用相应刺灸法的内容,并被后世医家广泛应用。至七十年代末期,我国的盛增秀、王琦、匡调元开始重新提出和创立中医体质学说和体质病理学^[1,2],引起了医学界对体质学说的重新认识和重视。近年来,由于人体科学体系的开创及体质学说在临床日益推广应用,中医体质学说这一新兴学科发展迅速,正以其独特而丰富的理论体系而进入临床领域。目前对人体体质的划分不尽相同,王氏、盛氏提出七种体质分型^[3],而匡氏提出六种^[2],胡氏和周氏又分别各提出三种^[4,5]。中医体质学说在针灸临床上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,它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,提高疗效,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,同时也是针灸治疗“因人而异”,“同病异治、异病同治”的具体应用。本文试从生理体质、病理体质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探讨体质学说在针灸方面的应用。

一、生理体质

生理体质是人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所表现出

来的个体特殊性,即相当于正常质,它是与病理体质相对而言的。笔者认为,真正的“纯”正常质是少见的,多数人体质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寒热阴阳的略强略弱,因而也导致了某种外邪的易感性和滞留性。但人体又有一种自身调节功能,可以不断地调整人体阴阳,使之保持动态平衡。只有当这种调节功能不足保持平衡时,才会出现各种病理体质。故对于健康的幼年、青年和壮人来说,绝大部分都应属于正常质。在针灸临床上,必须首先了解患者的生理体质,方可进一步辨证选穴治疗。具体应用上,首先要了解患者的年龄、性别、体形、身高、肤色、居住地域及体内气血阴阳的盛衰,从而对不同的个体实施不同的刺灸法。如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篇就有“年质壮大,血气充盈,肤革坚固,因加以邪,刺此者,深而留之,此肥人也。广肩腋,项肉薄,厚皮而黑色,唇临临然,其血黑以浊,其气涩以迟……刺此者,深而留之,多益其数也”。论述了针刺的深浅,留针时间的长短,取穴的多少,针刺治疗的次数等均与体形的胖瘦、肤色的黑白,皮肤的厚薄及气血的盛衰等有关。该篇内还有刺瘦人、常人、壮士、婴儿等不同的针法,但都遵循“上合于天,下合于地,中合于人事”这条原则。《灵枢·经水》篇对此也有同样的论述,“其少长、大小、肥瘦、以心撩之,命曰法天之常”。张景岳在《类经》九卷三十三注曰:“然人有不

杂,厥热胜复,而难以取得相对平衡、稳定之局面。《金鉴》所谓:“阴阳消长,大伏危机”。故在论治时必须掌握厥阴病这一特点,庶不致偏倚之弊。

(1989.10.27.收稿)

阳复,而收阴平阳秘之功。

病至厥阴,在阴阳交尽胜复转化之阶段,而其本质则是阴阳俱微,根基不足;当其胜复转化之际,机体的调节功能,往往不易站稳脚跟,故病理机制每易出现寒热错